

主编 王守仁

20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二十年文选：1988—2007

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主编 王守仁

20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二十年文选：1988—2007

198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二十年文选:1988~2007/王守仁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447-0605-6

I. 现… II. ①王…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世界 — 文集 IV. I10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8146号

书 名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二十年文选:1988—2007
主 编 王守仁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75
插 页 2
字 数 64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05-6
定 价 4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王守仁

到2007年12月,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已走过了二十年历程。

为纪念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二十年文选:1988—2007》。本书汇集了二十年间江苏省老、中、青几代学人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国内重要的外国文学研究期刊、大学学报及书籍中正式发表的六十六篇论文。这些作者有的是长期致力于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和翻译的前辈专家,有的是在学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还有的是学有专长的后起之秀。他们的论文对世界各国的重要作家、经典作品(小说、诗歌和戏剧)、文学批评理论等各方面进行了探讨与研究,从一个角度或一个侧面展现了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的规模和深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向来有外国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存忠、陈嘉、何如、张威廉等老一辈学者奠定了学科的基础和特色,他们的成果代表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的水平。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江苏省已发展成为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云集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他们的研究涵盖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挪威、瑞典、波兰、印度、缅甸等国家文学。目前,江苏省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一个,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两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四个,还有法

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是CSSCI来源期刊,南京《译林》杂志是译介外国最新畅销佳作的大型外国文学期刊,译林出版社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外国文学专业翻译出版社。江苏省有一支很强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翻译队伍,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译者出的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水平高,在全国外国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以来,致力于促进江苏省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翻译工作。学会正常开展活动,管理规范有序,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学会首任会长陈敬詠教授倡导下,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每年举办年会,二十年没有间断,已形成传统。一年一度的聚会,为学会的会员们提供了论坛:大家展示研究成果,交流读书体会,介绍治学经验,平等对话,相互启发。学会领导班子团结合作,富有活力,确保学会各项工作顺利展开。

今天,我们纪念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在为江苏学人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存在的不足,如研究工作在国家目标驱动和个人兴趣驱动结合方面有待加强。我们将继承优良传统,开拓创新,推动江苏省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翻译事业蓬勃发展,为建设和发展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译林出版社顾爱彬社长和刘锋总编辑对本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给予大力支持,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秘书处为收集文稿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2007年12月于南京大学

目录

序	王守仁 1
突破东西方文坛某种停滞的可能性	许汝祉 1
——关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走向	
痴人说梦:《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主体	傅俊 8
把握时代精神,开辟现代派诗歌道路	张子清 13
——纪念T.S.艾略特诞辰一百周年	
“文学性”和“陌生化”	钱佼汝 23
——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	
王尔德的喜剧艺术魅力	郝振益 33
复调小说的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	张杰 37
——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	王守仁 48
缅甸爱国诗人德钦歌都迈	王介南 57
《显克微支评传》序	梅汝恺 68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获奖长篇《日瓦戈医生》	冯瑞生 73
中德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张威廉 82
——歌德为开元宫人续诗	
论高尔斯华绥的中短篇小说	陈熹宇 86
论左拉的“实验小说”《卢贡·马加尔家庭史》	何孔鲁 95
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	姚君伟 104
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	程爱民 113
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	李辰民 120
莎士比亚语法的某些特点	宋文林 131
从《论爱情》看司汤达及其创作	刘阳 140
圣—琼·佩斯与中国	钱林森 145
逃避·探索·反抗·绝望	方成 159
——论美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	
《李尔王》中的“自然”	吾文泉 168

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	张新木 173
论日本作家自杀现象的文化心理	刘宗和 184
赛珍珠与中国	刘海平 189
人性·兽性·社会	徐青根 201
——《蝇王》的新诠释	
《罗摩衍那》和罗摩崇拜	张德福 206
——试析印度文学与宗教的高度结合	
奥登与九叶诗人	赵文书 211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进与缺失	杨金才 223
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	薛家宝 233
——论《蝇王》对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	
从传说到神话	李静 241
——试论西班牙文学长廊中的《唐璜》	
自然、童心与诗	吴格非 248
——论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童年意识	
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	李建波 259
——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	
论劳伦斯对英国民歌民谣的借用	刘须明 268
从SCT看20世纪美国批评理论的走向	朱刚 275
《窃信案》:文本与批评的对话	何宁 286
生命的呼唤	张素珍 292
——读梅勒的《黑夜大军》和《刽子手之歌》	
论忏悔录与自传	杨正润 300
高尔基与别雷:跨越流派的交往和沟通	汪介之 311
济慈诗歌新论二题	刘新民 321
《静静的顿河》与《日瓦戈医生》	冯玉枝 331
——互为解释的文本	
悲剧与现代社会	唐岫敏 340
——读伊格尔顿新著《甜蜜的暴力》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	朱新福 346
“文学之争”争论了什么?	陈良梅 354
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	杨莉馨 362
——由“女性写作”、“空白之页”和“镜像”谈起	
蕴涵深奥哲理的象征:“岸”	陈敬咏 372

——论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岸》	
论海达·高布乐是一个颓废者	何成洲 378
流亡之梦与回归之幻	许钧 388
——论昆德拉的新作《无知》	
《绿绿的草,流动的水》:印第安历史的重构 ...	邹惠玲 397
“东方主义”与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建构	陈爱敏 409
德国战后文学反思的使徒	印芝虹 417
——走近伯尔、格拉斯	
流亡、思乡与当代移民文学	王腊宝 429
海涅与德国哲学	洪天富 441
——读《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	
镜像中的战争	薛洲堂 451
——国外反法西斯文学扫描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审美取向	叶琳 462
生存 回归 真我	王晓英 473
——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	
喧宾夺主的文学评论	刘成富 47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文坛现象研究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的独特性	王理行 485
品特在中国	邓中良 491
——兼谈品特的戏剧语言模式	
文化符号学的空间阐释	康澄 499
——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研究	
艰难的抉择	朱建刚 514
——《大师与玛格丽特》再解读	
《欢乐颂与沉思颂》译后漫记	赵瑞蕻 524
后乔伊斯时代爱尔兰小说对爱尔兰文学传统的冲击	石云龙 531
美国民族特性的文学想象与重建	江宁康 540
索尔·贝娄的肯定伦理观	祝平 549
“社会喜剧”中的焦虑与渴望	方杰 561
——论V.S.奈保尔早期的小说创作	
伍尔夫“中和”观解析:理性与情感之间	吕洪灵 573

突破东西方文坛某种停滞的可能性

——关于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走向

许汝祉

20世纪世界文学何处去?这是一个动人心魄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其要害可能在于东西方文坛(以美苏为例)将如何对待其各自面临而性质各异的突破某种停滞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胜了法西斯,成了西方第一强国,但是为什么军事、经济、政治的胜利与发展却并没有带来文学上的什么黄金时代?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胜利地击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也成为社会主义第一强国,但是为什么卫国战争后的苏联文坛步履如此艰难?为什么当今东西方文坛面临的课题也许都是某种停滞的突破?

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文学,是否从左倾10年前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双峰对峙这样美好的格局走向了某种停滞?对这个问题自然会有争论。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教授阿瑟·林克主编的《美国时代》(1980,中译本作《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认为:

显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小说写作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①

历史学家对于他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最多只能试行评价。不过,对1940年以后这个时期的文学略加评论,看来是可以的。这个时期美国小说作品的质量不及上一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结束……1948年以来,除一两个例外,前一时代的巨人写作也日益无力。^②

这个评价也许是公正的。在我国,在多年来种种噪音中,也偶尔传出了清醒

的、务实的声音。董衡巽、朱虹、李文俊、施咸荣合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介绍了国外一些评论家对战后美国文学的评价:“沉寂的50年代”,“怯懦的50年代”;“60年代为垃圾时代”;“在70年代,美国的诗歌无重大成就。戏剧在走下坡路”。然后,四位学者作出了真切的评价:

总之,美国当代作家中存在一种脱离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倾向。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认为今天的世界已无法理解,也无意去理解并描绘它。于是他们的大多数作品把描写的重点从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广阔的社会画面转移到个人生活——尤其是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小天地。^③

这是几位中国学者的公正评价。这当然并没有否定美国文坛某些颇有价值、颇有意义的成就,而是从总的走向说的。——也许,西方文学从总的走向来说也大体如此。至于拉美等第三世界,当然不在此限。并且,西方其他各国某些颇有价值、颇有意义的成就,当然也是存在的。

如何突破这样的停滞,是否正是美国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一支的走向的关键问题所在?而美国文学要寻求文学上的新的突破,首先需要找到进行突破的巨大动力。如果没有新的巨大的动力,那按照文学发展的惯性的规律,主要只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获得某种量的积累与某种量的变化,但是要求新的重大突破,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只能基本上停留在某种停滞以至停滞的阶段。

一个可能性是,经济上新的飞跃、国力上新的巨大增长也许可能给美国以至西方文学以新的巨大的活力,以进行新的突破。按照历史,古希腊的文学、文艺复兴的文学、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巴尔扎克、左拉的文学,以至惠特曼、马克·吐温所开创的真正美国的文学,从根本上说,都是物质生产大飞跃、国力强盛时期给文坛带来的丰硕成果。如果美国今后在生产上有了新的飞跃,文坛的长期停滞不是有希望得以打破么?

且不说经济上这样新的飞跃其可能性如何,在过去四十多年中,美国早已发生过了一次很巨大的经济上的飞跃。那就是二次大战后的经济飞跃,它使美国成了金元帝国。可是结果给文坛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前后十几年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促成的美国文学的萎缩。看来只能运用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在历史上有时候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是敌视诗(文学)的这样的学说,才能对这样的重大现象作出合乎情理、也合乎科学的解释。这也许足以昭示世人:要从经济的飞跃以求得美国文学的停滞的突破,这样的希望恐怕是渺茫的。

也许政治上的巨变能给予美国文坛以巨大动力来突破停滞吧?正是南北战争这个政治巨变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使得美国文学开始从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成

为独立的美国文学。可是发人深思的是六七十年代也曾发生过一场政治巨变,那就是围绕着侵越战争所发生的遍及美国全国各地的反战运动、反种族歧视与青年学生运动,这样的政治巨变的确曾产生了某些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可是在文学上,除了某些积极的东西以外,带来的包括有嬉皮士的文学、“性解放”的文学,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玩世不恭的文学,以及总称为实验小说的文学,如此等等。反对侵越战争这样的政治巨变,也并未给美国以新的巨大的动力,来打破这长期的文学的停滞。这颇使观察者、研究者为之惊愕不已。

也许外来文化的撞击会带来巨大的动力,以突破停滞吧?勇于接受外来哲学、科学、文学思潮,正是美国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的一贯特色。以左倾十年来说,美国文坛正是勇于从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吸取某些有益的滋养,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六七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伟大斗争中,不正是世界进步思想、进步哲学、文艺思潮被大量吸收,以打破文学停滞的天赐良机么?奇怪的是,在六七十年代中,美国文坛、美国文化界只是忙于欢庆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所遭到的重大挫折,忙于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的无比优越性,仍然坚决排斥社会主义文学和进步文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文化界和美国文坛,也的确曾大力引进国外的思潮,可引进的是所谓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实际上是威廉·赖希之流大大曲解了的弗洛伊德学说,抹杀其固有的某些理性主义的积极因素,把他学说中某种消极的东西演绎成了“性自由”、“性解放”的泛性论。^④引进的是欧洲大陆上的存在主义,并且把萨特学说中为人群利益而自由选择的精义也一笔抹杀掉,把世界的荒诞看作永恒的、无可改变的,因而劝说人们不妨在荒诞的世界中苟且偷生,在暴力与性爱中去尽情历险。^⑤

威廉·赖希之流借弗洛伊德的名声而构造的泛性论,和毋须为人群利益而进行自由选择的那种存在主义这两大思潮,就此几乎主宰了美国的文坛。长此下去,停滞局面如何能打破?

当然,明亮的色点,在美国文学中还是很多。按照列宁两种文化的学说,某种民主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学在美国当然还是存在的,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譬如说,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便正孕育着光辉的前程。另外像文艺批评中的新批评等等学说,虽然其热度正在消退,但仍是留下了有久远意义的积极影响。

几十年来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表明了其具有坚韧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强大的创造能力。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复兴,都是这个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各种因素的“合力”的结果。以左倾十年的成功的历史经验来说,其所以能出现,最直接的內因就在于出现了“地震”一般的“天崩地裂”的挑战——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同时出现了虽属外部原因但一样是紧迫的巨大的挑战——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与西方经济大恐慌构成鲜明对照的苏联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

胜利。正是这内外的巨大挑战,再加上美国的上层资产阶级不能不暂时改变策略以守为攻,政治上出现了罗斯福的“新政”,美国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上普遍左倾:这才出现了德莱塞、斯坦贝克、奥德兹、高尔德等等的左倾十年的文学。左倾十年的文学并非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它是民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却得益于社会主义直接间接的滋养。美国人民与美国文坛胜利地接受了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挑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证明了美国人民强大的生命力与智慧。是不是另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地震,以及另一次的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的扬威天下,会给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坛以另一次的巨大挑战,使之能够显示其固有的生命力,并且迅猛冲破美国文坛相当长期的停滞局面呢?

在苏联文坛有没有突破某种停滞的问题?仍在作出重大贡献的苏联文学有没有某种停滞的一面?

如今已经公开指出,七八十年代是苏联经济停滞的年代。几十年来的政治历史,不少重大问题正在重新作出结论。政治上大量冤案的清理几十年来时断时续,如今仍在继续处理之中。反映到文化上和文学上,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是可以想见的。去年以来,苏联《文学报》曾展开了“长篇小说的命运,现实主义的命运”的相当大规模的讨论。在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作的长篇小说,虽然成就瞩目,但面对大量平庸灰色的作品,面对时代的挑战,它是否能保持自己的领域,委实令人担忧。乌克兰作家扎格列别林内甚至不无痛楚地说,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文学失去了读者。”^⑥

苏联文学的某种停滞是长期造成的,突破苏联文学的某种停滞也是在长时期中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远的不说,斯大林逝世以后,出现了爱伦堡的《解冻》。举行二十大之年(1956),被称为“抗议之年”。在这一年,杜金采夫发表了《不光是为了面包》。也是在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把《日瓦戈医生》的手稿送请《新世界》审查,盼望能在国内出版,被退回。这些作品,包括被退回的《日瓦戈医生》在内(翌年不得不在意大利出版,第二年获诺贝尔奖),本身便是企图突破停滞的坚韧不拔的斗争。在1957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后,仍有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其后,一直到70年代,他还有《癌症楼》和其他引起激烈争议的作品。《一天》得到过赫鲁晓夫的支持,作家虽已流亡国外,但据闻《癌症楼》仍有可能将在国内出版。此外,像《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已被平反,并出了作家的一个选集。闻《日瓦戈医生》在千呼万唤中可能于1988年在苏联国内出版。

凡此都生动地表明,文坛的某种停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突破停滞的坚韧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后的发展,很可能围绕着以下一些方面展开:

1. 关于方法、技巧上的突破。现实主义不可改变的论调,在创作实践上和创作理论上,事实上早已守不住了,早已被突破了。按照“历史具体性”写,诚然有过不

少成功的作品,但是,撇开“历史具体性”写,也一样有过不少成功的作品。1984年拍摄、最近才开禁、并在国外获得奥斯卡奖的《悔悟》,曾使成千上万苏联观众感动得为之泪下。电影写一个当地名人死后备极哀荣之事。尸体归葬墓地,可是,第二天早晨,尸体又回到他自己家的花园里。随着这样怪诞的情节,展开了蒙冤的死难家属的血泪控诉,原来那个伟人乃是个暴君、刽子手,惨死在他手里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只有从北方运来的大批树木上才留下了冤死者的姓名。这样根本违反“历史具体性”的作品,岂非一样是杰出的社会主义文学?艾特马托夫的《绞刑台》,岂非一样受到读者的赞许?有意思的是《悔悟》的作者格鲁吉亚著名导演阿布拉泽的《希望树》,描绘了一个村子里的一个不满现实的人,吼叫着要冲破黑暗、追求光明,于是爬到了一棵树上——希望之树——可是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死在这棵希望之树的枝桠上。写得多么沉痛!人们又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从卡夫卡(《变形记》)到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从表现主义到荒诞派的影响的影子。

事实上,连素负盛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也并未死死抱住“历史具体性”的原则。他写了著名的《焦尔金游地府》,把人间众生相搬到了阴曹地府去。但丁的《神曲》当然不符合“历史具体性”的原则,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和阿布拉泽的《悔悟》当然不符合“历史具体性”的原则,但是这又何尝妨碍它们成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只准许现实主义一家的说法,在创作理论上也已遭到了突破。对以“捍卫”现实主义著称的卢卡契的评价便是生动的一例。苏联著名美学理论家之一卡冈说:“卢卡契热烈维护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古典珍品,同时又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造性成就当作偶像来崇拜,并建议将它们当作风格与形式的典范。这种把19世纪小说典范化的理论获得了‘大现实主义’的称号。”苏联文坛将如何对作为“偶像崇拜”的“大现实主义”进一步进行突破,这也许是走向之一吧。^⑦

2. 关于方向、方法的突破。描写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在这样伟大事业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他们的新性格以及新命运,一直是苏联以及其他各国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从《解冻》、《不光是为了面包》、《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直到《悔悟》、《希望树》和《阿尔勃特街的女儿们》也都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不可能是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当粉饰现实、无冲突论、个人迷信、严重官僚主义等等侵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离开这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阴暗面来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那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的,但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表明了以上这些东西是多么顽固的病症。随着苏联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人们可以预见到苏联领导、苏联作家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方法作进一步的更新。

意味非常深长的是苏联领导人曾积极赞助焦尔金基金的建设。众所周知,焦尔金是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著《华西里·焦尔金》中的主人公。特瓦尔多夫斯基曾是苏联民主派、改革派(或称自由派)著名领袖之一,素称与某些保守派(譬如说柯切托夫等)壁垒分明。长诗《华西里·焦尔金》写于1942—1945年,采用了四音步扬抑格这个俄国人喜闻乐见的格调。主人公焦尔金来自民间,为人质朴,具有非凡的魅力。他生性机敏而临危不惧,爱国热情异常坚定,在战斗中一往无前。为人不做作,腼腆、诚朴而幽默,素不作激昂慷慨的谈论。特瓦尔多夫斯基塑造这样一个形象,旨在说明卫国战争的胜利,主要靠的是华西里·焦尔金这样的老百姓而不是别的什么神仙皇帝。更有意味的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那多事的60年代还写了《华西里·焦尔金》的续篇,即《焦尔金游地府》。在阴曹地府,他发现世事和人间一样,被官僚主义牢牢地统治着。焦尔金形象的愈来愈深入人心,是否可能预示着苏联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包括文学与公开性、改革紧紧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著名定义中所说的“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是否可能作出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把扫荡个人迷信、横暴、严重官僚主义的斗争,也列进“在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之列,从而一扫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顽症,把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与涤荡顽症有机结合起来呢?

3. 出版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性的逐步推展,大量被禁的好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电影陆陆续续开了禁。苏联文坛在长期停滞之后开始有了某些生气。如今开放性、改革正逐步深入,广大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自然会问:获得诺贝尔奖的《日瓦戈医生》被禁二三十年,受损害的不是苏联人民又是谁,受损害的不是苏联文学又是谁?《悔悟》沉痛地揭露了违法压制人民的横暴统治,可拍好后被禁了三年,受损害的不是苏联人民又是谁?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约翰·里德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一首十月革命的赞歌,得到过伟大列宁的褒奖;约翰·里德也埋葬在莫斯科红色广场。可是只因为书中提到了托洛茨基(这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却不见在苏联发行,这样的禁令,受损害的不是苏联人民和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又是谁?如今《悔悟》、《日瓦戈医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已开禁,并且不仅已故作家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开禁,还包括过去曾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的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也将在苏联出版,过去曾被称为颓废作家、移居美国的纳博科夫也将在苏联出版集子。在国内曾因“无业”等罪名被判劳改、后来移居美国的诗人勃洛茨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诗作据闻也将在苏联国内出版。凡此种种是否预示着,出版体制也将随着开放性、改革而更加民主化?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56年交给《新世界》,到明年(1988)可能在苏联第一次出版,前后的跨度是32年。这也许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它连同其他足

以揭示“文学变迁”轨迹的一系列事例,具有双重性的意义:既表明了苏联文坛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某种停滞,也表明了突破长期停滞的可能性,也许正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母体内躁动着。20世纪末、21世纪的人们是否将会看到广大范围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生呢?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 阿瑟·林克与威廉·卡顿:《1900年以后的美国史》(上),第356页。

② 同上书(中),第351页。

③ 董衡巽、朱虹、李文俊、施咸荣:《美国文学简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43、355—356页。

④ 但尼尔·霍夫曼:《当代美国文学》(上),第37—45页。

⑤ 参阅雪特尼·芬克尔斯坦:《美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与异化》,纽约,1965年。

⑥ 《文艺报》,1987年4月25日。

⑦ 卡冈:《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痴人说梦：《喧哗与骚动》中的意识流主体

傅俊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看，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就是第一部分——白痴班吉的意识流。这一部分，批评界普遍认为是小说技巧上的一个奇迹，是当代文学中最有名的创新之一。

用一个白痴来做小说中意识流的主体，福克纳自有他的良苦用心。班吉的意识流部分巧妙地 and 书名相呼应：《喧哗与骚动》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的有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班吉这个白痴的意识流，是名符其实的“痴人说梦”；对白痴本人来说，其内容又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在这段表面混乱的意识流中，福克纳却巧妙地全书的逻辑与秩序打下了埋伏。作者将班吉的意识流安排在全书之首，有着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班吉部分”实际上是小说较为客观的故事展开部分，三十三岁的白痴班吉不会讲话，也不会主动记忆和理解，更没有分辨因果等逻辑关系的能力，因为他的智力水平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是被动接受，不含任何主观判断和评论。他只是像部摄像机似的，用令人惊异的准确性，几乎纯客观地录下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有时甚至“录”下别人整段的对话，包括父亲偶尔用的拉丁文）。而心智正常的昆丁和杰生，在他们的意识流中，给读者提供的却是被各自的主观意念大大歪曲了的事物印象。其结果是，“班吉部分”读起来，更接近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作者从全能角度叙述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按常规应该是第三人称“他”的地方，被作者换上了第一人称“我”。这样，读者一开始就能对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一切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印象，因而对故事中的人和事做出比较不带偏见的判断。

其次，班吉的意识流“录示”了康普生家族故事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如三

十年前他的改换名字、后来祖母的死、姐姐凯蒂的失贞、结婚、哥哥昆丁和父亲的相继去世等等,直到“目前”——1928年4月7日侄女小昆丁的私奔。与班吉比起来,昆丁和杰生的意识流只分别反映了家族没落史中相对小的部分。昆丁已于1910年自杀,因此他的意识流不可能反映他死后十八年来康普生家发生的变化;杰生是个实利主义者和虐待狂,他的意识流几乎全被积聚钱财、诅咒别人和报复泄愤占据了——这又大多发生在1912年他当家以后。因此,只有“班吉部分”包含了较长时期的因而也较全面的家庭故事,所以它比昆丁或杰生的意识流更适于放在全书之首,以便使读者一开始就得到较为完整的故事线索。

其三,在任何人的眼里,班吉——这个又高又壮的白痴,成天不是哼哼唧唧,就是吼叫哭闹,再不就是淌口水,实在是个令人恶心的形象;而凯蒂——这个沦落到靠卖淫来赚取女儿的赡养费,最后成了一名纳粹将军的情妇的女人,也似乎不可能取得人们的同情与理解。然而,福克纳让读者一开始就通过班吉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世界,使读者体会到他失去姐姐凯蒂的关怀之后所“感到”的悲哀,这样,就使读者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对这两个人物产生作者所期望的同情和较为积极的看法。^①

此外,将“班吉部分”作为小说的第一部分,对结构的平衡和对称,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如前所述,“班吉部分”与作者从全能角度叙述的第四部分——“迪尔西部分”在客观性上更为接近;而夹在这两个客观部分中间的第二、三部分则是分别被昆丁和杰生的个人意念所扭曲了的极其主观的内心独白。这样,小说在结构上取得了“客观部分——主观部分——主观部分——客观部分”这种巧妙的平衡与对称,也称为“对位式结构”。这种“对位式结构”还从其他一些角度在小说四个部分的布局上表现出来。如第一部分是班吉在生日这一天的意识流,它与第二部分昆丁的死日——他自杀的那一天的意识流对应;而第三部分耶稣受难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纪念日那天杰生的意识流又与第四部分复活节——耶稣从墓穴中复活的纪念日那天迪尔西周围所发生之事的记叙相对应,因此组成“生——死——死——生”这样的象征性的“对位式结构”。^②

此外,这种“对位式结构”还能从爱与恨的意义上反映出来。对于班吉和迪尔西来说,“爱”是一种能将混乱无序转化为平静和秩序的力量:有了姐姐凯蒂的爱,班吉甚至能将睡眠前外部世界的黑暗和头脑中的混乱无序转化成平静有秩序的“一团团滑溜、明亮的东西”(第84页)。除了姐姐,他最爱的还有火、花、镜子等明亮、鲜艳的东西,它们大都象征着“给予生命”的积极因素;而迪尔西的自我牺牲的爱更是多年来支撑着康普生家庭的积极的聚合力。但昆丁和杰生的“爱”却是带消极意义的破坏性力量:昆丁自以为是爱妹妹凯蒂的。“其实是恨她——因为她是家庭自尊心的脆弱而必将碎裂的容器,又是使家门蒙羞的污秽的工具。”(第359页)